

农耕博物馆

黄景隆

在化州市,有间农民办的乡村农耕博物馆。

农耕博物馆的创始人张叔发现,在乡村,由于农业现代化的逐步推进,原始的农耕农具大多被替代。大部分年轻一代对农耕物品日益生疏,对农耕文明的记忆渐行渐远。为了让年轻一代对农耕古物留住记忆,留住美丽的乡愁,张叔决定创办一间乡村农耕博物馆。

为了实现梦里牵挂的想念,张叔租了中垌镇坡头村委会扫杆坡村村广场的一幢四层楼房,前后花了5年时间构思策划建设,投入400多万元,通过发动乡亲认捐、收购实物等,多方收集了1000多种农耕文化的古老物件,开设了化州乡村农耕博物馆。2022年9月,张叔的乡村农耕博物馆正式建好,免费对外开放,并安排了近10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和接待参观者。

走近农耕博物馆,“农耕博物馆”巨幅大字映入眼帘。展馆占地面积310平方米,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,共分四层展馆。包含农耕时代的记忆:打禾桶、水车、竹担、对窝(对)、豆腐挑子、担子、织布机、猪笼、鸡笼、鱼篓、鱼笼、老鼠夹、禾叉、手摇式蜂蜜分离器、手摇土豆切丝机、切片机……竹木瓷农具



▲农耕博物馆展出的物品



的印记:竹床、竹笠(竹帽)、竹椅、竹箱、竹凳、竹篓、竹箕、木床、木柜、木凳、木台、木椅、木箱、八仙桌、瓷碗、谷、米缸、水缸等等。铁器农具印记:锄头、刀、钎、火叉(草叉)等。还有马灯、煤油灯、旧式放映机、风箱。旧式摩托车、自行车、皮箱、旧式放映机、舞狮子、喇叭、暖水瓶(水壶)、鼓、立

式照相机、电影幕布等等能忆起乡愁的物件。农耕博物馆以实物、场景、雕塑、书画等形式展示过去的农耕文化,涵盖了竹木厨柜以及各种竹器农家用器具1000多种农耕文化的老物件,包含正楷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、篆书各种字体的农耕文书法30多幅。

农耕博物馆把农村传统广泛

使用的农耕用具艺术再现,展出的农耕工具、生活实物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当地具有重要历史印记的珍贵实物旧件,附上短文介绍,还装上空调和照明系统。对部分残缺物件进行修复,装入玻璃储物柜展览,并设置保护隔离条,以高规格高标准的姿态对外开放。

农耕博物馆展出的农耕文化

的古老物件,充分体现岭南农村传统春秋秋收,男耕女织的浓厚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,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岭南农村文明的缩影。勾起人们农耕时代的记忆、竹木农具的印记、铁器农具记忆、乡愁的记忆。

化州乡村农耕博物馆离化州市区约30公里,吸引了茂名及周边地

区的干部、群众、学生慕名前来参观。通过参观,大家了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,勾起人们对过往岭南农村生活的回忆,唤醒对岭南传统农耕文化的兴趣和自豪感。

农耕博物馆的建成,不仅留住农耕文化,留住美丽乡愁,还带动了乡村振兴,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元素和动能。

茂名印记

进口原油直输 茂名炼油基地

40多年前,茂名展开一场打破物流瓶颈,让进口原油直接输到炼油厂的攻坚战。原来,随着改革开放催生经济迅猛发展,各行各业对能源需求剧增,而茂名虽有炼油能力但由于进口原油只能依靠湛江高中转,环节多费用高,直接制约原油加工量的扩大。为此,茂名石化在中国石化和地方政府支持下,架起走向世界的金桥:一是在水东港外海建设我国首座25万吨级海上原油接卸系统,让超级油轮可以直接卸油;二是建设北山岭原油

库区,可以储备原油200多万吨,增强茂名炼油调节和应变能力;三是建设北山岭至茂名炼油厂的63公里大口径原油输送管道。

从1992年开始,各项工程同步展开,势如破竹。1994年11月,首艘20万吨级油轮“捷龙号”靠泊海上码头,进口原油输往茂名,实现了几代茂名人的夙愿。笔者曾多次到码头、工地和单点系泊采访,建设者战天斗地的开拓精神令我至今难忘。图为输油管道建设现场。

图/治旭文/蔡湛



红色故事连载

风起云涌(之二十)

许向东

“朱也赤说:“这次回去就是一个任务,把各乡农民自卫军建立起来。发动民众,收集枪支,筹集经费,购买武器,组建和训练队伍。”会后,茂南各乡农会纷纷行动起来,陆续组建起农民自卫军。

这天,区农会农民自卫军正在操场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训练,杀声震天。一位年过五旬的老汉身穿战袍,骑着一匹枣红色战马,腰间别着一支小手枪,“啼哒”“啼哒”“啼哒”,精神抖擞的走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杨绍栋的跟前,翻身下马,威武的向杨绍栋行了个军礼。杨绍栋正感到愕然。定神一看,原来是朱也赤的岳父柯会议。

“老英雄,您怎么跑过来了?”杨绍栋问。

“搞农会,成立农民自卫军,那么多人出钱出力,就不兴我老朽出点力?”柯会议说。

柯会议,公馆圩附近的东华岭村人。自小习武,是前清武秀才,身手矫健,精神矍铄,年过半百百宝刀未老。他以行医为业,治跌打刀伤及猫狗咬伤等。朱也赤到茂南开展革命工作,柯家也成了革命同志的落脚点,从高州、信宜来的革命同志每每在柯家住一天或几天再上广州下海晏、赤坎、柯会议总是高兴地招待一宿二饭。农会要筹款购买武器,扩展农民自卫军,他对女婿工作是认可的支持的。当初女儿柯梅影十多岁,就有几个媒人上门提亲,一个是老塘的大地主家庭,有良田数百亩;一个是在高州开有多间布匹商铺的富商;但柯会议却将女儿许配给了家境清贫的朱也赤。他很看重朱也赤的才学,认为他将来可以干一番事业,前途无量。

听说农会发展农民自卫军,他倒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,农会要兴,光有文的不行,还要有武的。文武双全才能成事。他耳闻目睹自进入民国以来,南路一带这些年一直是兵荒马乱,今日是龙济光,明日是林树巍,后日是邓本殷。一会是海南上来的,一会是广西过来的,一会是桂系,一会是粤系。变过来变过去,从来没有消停过。而且打仗一直不断。民国十年,桂系军攻粤,先后攻下化州高州,高雷善后处长胡汉卿逃匿于天主教堂,被先攻入城的李宗仁部所俘。当月,粤军先遣部队与两营桂军激战于距离公馆圩不远的石鼓圩,达两天两夜,桂军统帅蒋琦被击毙后,李宗仁率部退回高州城。不久,粤军黄大伟率大队援兵赶到,向高州城合围,激战持续三天三夜,高州城内炮火连天。桂军七八千人弃城逃跑。挤满在临时架设的浮桥上,浮桥

承受不起断开,桂军纷纷落水,溺死数百人,李宗仁几乎丧命。民国十四年国民革命军四路合围攻打高州也打得甚是惨烈。其时公馆圩有些人正在高州做生意,看到这战火纷飞,尸横遍地的场面,吓得魂飞魄散。回来讲起此事还惊恐不已。世事起起落落,变故太多,办农会没有武装真不行。他悄悄地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,购买了一匹枣红色战马和曲尺枪一支,骑着战马到农民自卫军训练场,要亲手交给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杨绍栋。

杨绍栋问清情由,十分感动。他向老人说:“我们农民自卫军确实需要装备。但是,你老人家年事已高,需要积蓄一些银子养老,我哪敢收你的东西。自卫军如果有困难,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。”

老人说:“我虽然不太了解现今世事进程,不知道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共产党什么的,但我知道无论要推行什么新政,没有武力的不行的。壮大农民自卫军,这是关系农民协会命运的大事,我一定要出一把力别看我今年50几,身板还硬朗着哩!如果有需要,我还可以当农民自卫军战士!”

无论杨绍栋怎样劝说,老人硬是要把战马和曲尺手枪献给农民自卫军。杨绍栋拗他不过,只好收下。

朱伯瑚对儿子朝柱去广州读书后原名字不要了,改为“也赤”,他甚是不解和反对,叫“朝柱”多好多响亮,学而优则仕,将来坐官厅顺理成章。为何改名为“也赤”呢!他实在搞不明白儿子的心思。儿子说:“俄国十月革命是赤色革命,建立了赤色的国家,穷人翻身解放,人人有工做,人人有饭吃,将来普天下都要走这条道路,变成赤色的世界。这条路我走定了,所以改这个名字。”朱伯瑚搞不懂什么俄国十月革命,什么赤色国家赤色世界。但听儿子说这样的世界人人有工做有饭吃,觉得无论如何,这倒是也是有利于大众的事情。自己活了五十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世界。

后来听说儿子做了国民党县党部党魁,还有人说他也是共产党方面的首脑,他内心颇为欣喜,觉得儿子总算做官了。但当他问儿子是几品官的时候,儿子却说:“我这不是做官,是搞革命,是做农民头。”他对此不大理解。明明是做官,怎么是“农民头”呢!儿子回高州搞国民革命和建立农会等组织,开展农民运动,乡间大多数穷人尤其是穷人们都说好,说你朱伯瑚的儿子不简单,当了革命党的头,造福天下。

(未完待续)

一段最美好的教育

——初中(1)(2)班略记

张华文

1978年秋,平定中学恢复初中招生,首届招收新生(1)(2)两个班,合计90余人,学制三年。在这里,我们接受了人生求学路上一段最美好、最难忘的教育。

当年曾担任过(1)(2)班科任老师有:赖子明、马中彦、李国祥、杨卓楷、颜红了、曾达英、谢永志、吴大瑞、蔡英森、周芝潘、陈豪、谢富龙、周宗放、施雪玲、赖永红、谢文新等16人。主科科任老师,由高中各科当任教师下沉担任。比如:赖子明是公认的数学资深教师,马中彦是英语科组长,杨卓楷是化学科组长,李国祥是教导主任兼政治科担纲教师,谢永志是

物理科骨干。由此观之,学校的重视和厚望不言而喻。

刚从文革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老师们,如鱼得水,教书育人之情空前高涨。精心备好上好每一节课,一丝不苟批改好每一次作业;亲自动手,制作教具,刻写蜡纸,油印资料,无偿供学生学习;主动请缨,于初三学年,实行大礼拜,加班加点,无偿为学生补课。尤其感人至深的是赖子明和马中彦两位恩师,他们以校为家,视教如命,爱生如子。中彦老师不时周济个别特困同学,自掏腰包奖励英语竞赛。为驳斥英语无用论,脸红耳赤亮剑论

战;为证实英语列入中考与计分比例,亲自写信向县教育局求证。子明老师三年均任教数学,兼(1)班班主任。他致力引导学生,树立“明明德,止于至善”之志向,涵养“业精于勤,行成于思”之品格,养成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之习惯。他有慈母般的情怀,也有严父般的铁面,不怒自威,不言自明,宽严有度,让学生肃然起敬,不敢懈怠。多年以后,不少同学万感感慨:遇上子明老师,是人生大幸;反之,也许没有今天的我们。

我们初中的年代,温饱问题仍如影随形,让多数同学挥之不

去。自背柴米、咸菜,徒步往返,饥饿难抵时,咸菜送开水,乃属常态。但我们眼中有远方,心中有理想,矢志于学,不改其乐。寒来暑往,晨昏之间,朗朗书声,响彻南区。

初中毕业,(1)(2)班同学考上湛江一中、廉江师范、化一中累计27人。湛江一中:董发兴、黄锋。廉江师范:谢锡海、张华文、廖仕儒、魏少梅、陈志芳。化州一中:许粤胜、李千勇、李成天、黎锦伦、黎江良、黄家河、黄宗保、颜明、陈山、吴岳、吴基文、吴福佳、董玉成、杨国富、蔡伟茂、赖仁忠、谢有文、谢志梅、林志东、谢燕美(已故)。

往事并非如烟

——初中(1)(2)班补记

许粤胜

我最为敬畏的人唯有赖子明老师。傍晚时分,只要他在篮球场边一站,无需只言片语,球场上的同学顿作鸟兽散,瞬间回到课堂晚自习。他目光里的严厉和慈祥,至今都无法用语言表达。他让我们知道,原来数学老师也可以拉出动人的手风琴,教唱歌,也可以教同学们开垦和播种,令同学们在那段艰难的时期能享受到南瓜和油麦菜的香甜。

我觉得最为洒脱的应该是马中彦老师。他骑着自行车从中区到南区来上厕所(可能是因为我们要保洁工作做的非常好),远远望去,永远觉得他的自行车是新买的一样,但我们都知道他每周都要用墨汁和牙膏涂抹一番自行车

的车轮盖。早读的时候,最怕他那张1米左右的教尺,稍不专心读书,即时被他将书桌的全部家当“捞”得满地狼藉。他对生活的乐观和豁达,一直是我们追寻的目标;其健康体魄和长寿(100岁)秘诀亦值得吾辈学习。

杨卓楷老师抑扬顿挫的纯正广州话,曾达英老师突击上的一节化州音汉语拼音课,谢永志老师怒斥不谦虚同学“屁股拉墨汁”的辛辣幽默,还有跟着吴大瑞老师上舞台表演广东音乐“雨打芭蕉”,以及颜红了老师宿舍墙上那张开半闭眼睛的猫头鹰水墨画……相信同学们和我一样终生难忘。

在化州一中我引以为豪的是,来自其他镇的同学管我们平

定来的十几个同学称为“平定仔”,我们组成的“平定队”体育队,在成天(广东邮电学校)、国富(长沙交通学院)的带领下,在足球场上战胜过“街地仔”,“威振一中体坛”。

与吴岳一起到中山大学上学后,曾经一起到过黄埔、岑村找陈山(广州海运学校)、玉成(广东地质学校)玩耍,到华师大向春红蹭饭吃,到过赤岗陆军医学院找海波学溜冰,看过文创(广州武警指挥学校)穿着制服骑三轮摩托车的英姿勃发,更到过北京与发兴(清华大学)相聚。

“同窗缘一世情”,工作后我们仍常有联系。在广州,有“核心”海波、发兴;在茂名,有“酒坛

三圣”老朱(光明)、华文、陈军;在化州,有锡海(星海音乐学院)。每逢大年农历初一,回到平定过年的同学都会聚在一起,有“旺耀三雄”兴武、立生、振文,“红榄四杰”锡海、家河(海南热作学院)、颜明(武汉大学运学院)、宗保(武汉理工学院),平定圩的江良(仲恺农学院)、“财务大王”叶彪、“文具大亨”陈生、以及献和等等。契阔谈宴,其乐融融。

如果没有那七年的平定生活,没有那平定中学度过那三年初中,缺少这一群老师同学的存在,那我的这一生又是怎样的一番境况?无论如何,我也不愿与其他的场景置换,平定中学已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。